

An abstract illustration with a dark green upper section and a large orange lower section. A figure in a blue suit is falling from the green section into a black void. In the background, a blue house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style is modern and expressive.

(美国) 威廉·福克纳 著
方柏林 译

福克纳经典

WILLIAM
FAULKNER

喧哗与骚动

The Sound and the Fury

福克纳自认最伟大的作品

被后世奉为“一部完整的创作艺术教科书”

福克纳以其杰出的艺术描写我们所有人的窒息，描写一个因年老而垂死的世界。——让-保罗·萨特

〔美国〕威廉·福克纳 著
方柏林 译

喧哗与骚动



W i l l i a m F a u l k n e 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喧哗与骚动 / (美)威廉·福克纳(Faulkner, W.)著;方柏林译. 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 2015.5

(福克纳经典)

书名原文: The sound and the fury

ISBN 978-7-5447-5255-8

I. ①喧… II. ①福… ②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5839号

书 名	喧哗与骚动
作 者	[美国]威廉·福克纳
译 者	方柏林
责任编辑	胡晓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9.625
插 页	4
字 数	233千
版 次	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255-8
定 价	3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目 录

1928年4月7日 1

1910年6月2日 68

1928年4月6日 161

1928年4月8日 232

附录 281

译后记：绕不过的福克纳 299

1928年4月7日^[1]

[1] 本书中福克纳用斜体和正常字体区隔，以示时间转换。书中时间转换多次（尤其在班吉叙述的部分），福克纳曾考虑用不同颜色的字体印刷。此书前后涉及的事件和大致时间如下：

1890年，昆廷出生；

1892年，凯蒂出生；

1894年，杰森出生；

1895年4月7日，小毛莱（班吉）出生；

1900年，姥娘（昆廷、凯蒂、杰森和小毛莱的外婆）葬礼，此时凯蒂七岁，同年小毛莱改名为班吉明；

1900—1901年，娜塔莉和昆廷玩性游戏的插曲发生；

1906年，班吉、凯蒂玩香水插曲发生；

大约在1908年春，班吉帮毛莱舅舅送信给帕特森太太，被帕特森先生抓住的场景发生；

1908年12月23日，凯蒂和班吉送信给帕特森太太；

1908—1910年间，凯蒂和查理在秋千上的场景发生；

1909年秋，昆廷去哈佛读书；

1910年4月25日，凯蒂婚礼，随后班吉试图非礼女学生；

1911年1月，小昆廷出生；

1912年，班吉父亲去世；

1912—1914年，班吉定期去公墓；

1915年，罗斯克斯去世；

1928年4月6—8日，本章“现在”的时间。

参见 Ross, Stephen M. and Noel Polk. Reading Faulkner. The Sound and the Fury: Glossary and Commentary. Reading Faulkner Series. Jackson: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, 1996, 3—4。

透过围栏，从缠绕的花的间隙，我能看到他们在打球。他们往小旗这边来了，我沿着围栏走。拉斯特在开花的那棵树边上找寻着。他们把小旗拔出来，他们打球。然后，他们把小旗插回去，回到台子这儿，一个打了另一个又打。然后他们继续往前，我沿着围栏走。拉斯特从开花的树那儿过来，我们沿着围栏走，他们停下来，我们停下来，我透过围栏看，拉斯特在草地里找。

“来吧，球童。”^[1]他打了一球。他们在牧场上走远了。我抓着围栏，看着他们走开。

“你听你，听听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了不起啊，三十三岁的人了，还这样。我刚大老远跑镇上给你买了蛋糕呢。就别这么哼了。要不要帮我找那两毛五分钱，好让我晚上看演出。”

他们在牧场那头又打了会儿。我沿着围栏，回到插小旗的地方。小旗在鲜艳的草地和树丛中飘动着。

“来吧。”拉斯特说，“咱们看够了吧。他们这会儿不会过来了。咱们去小沟边找找硬币吧，不然就被那些黑鬼捡去了。”

小旗红红的，在牧场上飘动。后来一只鸟飞过来，歪斜地停在上头。拉斯特扔了块石头。小旗在那鲜艳的草地和树丛中飘动着。我抓着围栏。

“快别哼了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他们不来，我也不能硬拉他们来，是不是。你要是不闭嘴，姥姥就不给你过生日了。要是不给我停住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干。我要把蛋糕全吃了。蜡烛也吃掉。三十三支蜡烛我全给吃了。走，我们去沟边吧。我得找我的两毛五。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些球呢。在那儿。他们在那儿。大老远呢。看到没。”他到了围栏前，伸出胳膊指着。“看见他们了吧。他们是不会回到这儿了。走吧。”

[1] 球童原文为“caddie”，与“凯蒂”同音，班吉一听到 Caddie 就会想起姐姐凯蒂。

我们顺着围栏，来到花园篱笆旁。我们的影子投在上面。在围栏上，我的影子比拉斯特的高。我们走到豁口，钻了过去。

“等等！”拉斯特说，“你又被钉子钩住了。你哪一回从这里钻不被钉子钩住。”

凯蒂帮我解开，我们爬了过去。毛莱舅舅说，别让任何人看到我们。所以我们最好猫着腰，凯蒂说。弯下腰，班吉。像这样，看我。我们弯着腰，走过花园，花儿沙沙地在我们身上刮着。地面很硬。我们爬过了围栏。猪在这里哼着，嗅着。我想它们一定很难过，因为它们有个同伴今天被宰了，凯蒂说。地硬硬的，翻过，已经结块了。

手揣口袋里，凯蒂说，不然会冻坏的。你不想圣诞节把手冻坏吧，是不是。

“外面太冷了。”威尔什说，“你还是别出去了。”

“这回又怎么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他要出门。”威尔什说。

“让他去好了。”毛莱舅舅说。

“太冷了。”母亲说，“他最好待在家里吧。班吉明^[1]。别哭了，听到没。”

“这对他没什么害处的。”毛莱舅舅说。

“你，班吉明。”母亲说，“不给我乖点，我得把你关厨房了。”

“妈咪说今天不要他到厨房来。”威尔什说，“她说今天得把该做的东西赶出来。”

“让他去吧，卡罗琳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你别为了他，把自己担心出毛病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恐怕这是上帝在惩罚我。我有时都这么想。”

[1] 班吉的大名，书中也称班吉为“班”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你也得保持体力啊。我去给你温一杯热酒吧。”

“那更坏事，”母亲说，“这你又不是不晓得。”

“你会感觉好点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给他身上多裹点，小子，带他出去一会儿。”

毛莱舅舅走了。威尔什走了。

“别哭了行不行。”母亲说，“我们还巴不得你出去呢。我是不想让你生病。”

威尔什帮我把套鞋和外套穿上，我们拿上我的帽子，走了出去。毛莱舅舅把酒瓶收到餐厅的橱柜里。

“让他在外头待上半个钟头吧，小子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就让他待院子里，去吧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威尔什说，“我们不会让他走出去的。”

我们出了门。阳光又冷又亮。

“你去哪儿。”威尔什说，“你该不会要去镇上吧，是不是。”我们哗啦啦踩着树叶走了过去。门冷冷的。“你最好把手放口袋里。”威尔什说，“你要是把手冻在大门上，那可怎么办。你咋就不能在家里等他们呢。”他把我的手塞到我口袋里。我能听到他在树叶上哗啦啦地走着。我能闻到那寒冷。门冷冷的。

“这里有几个山核桃。嚯。爬到那棵树上去了。你看看那松鼠，班吉。”

我摸着门却感觉不到它，不过我能闻到那明亮的寒冷。

“你最好把手放口袋里。”

凯蒂在走。然后她跑了起来，书包在背后摇摆跳动着。

“你好，班吉。”凯蒂说。她打开门，走了进来，弯下腰。凯蒂闻起来像树叶。“你是来接我的吗。”她说，“你是来接凯蒂的吗。你怎么

让他把手弄得这么凉，威尔什。”

“我叫他插口袋里的。”威尔什说，“是抓那大门抓的。”

“你是来接凯蒂的吗。”她说，搓着我的手。“到底是什么事。你到底想告诉凯蒂什么呢。”凯蒂身上有树的气味，她说我们要睡觉了的时候，也是这气味。

你哼什么哼，拉斯特说，到了小沟，你还能再看他们啊。来。给你一根吉姆森草。他把那花递给我。我们走过围栏，到了空场子上。

“是什么事呢？”凯蒂说，“你到底想告诉凯蒂什么呢。是他们把他打发出来的吧，威尔什。”

“他在屋子里待不住，”威尔什说，“闹个没完，他们让他出来才罢休，然后就直接来到这里，往大门外看。”

“到底什么事。”凯蒂说，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放学回家都要到圣诞节了。你是不是这么想的。圣诞节就是后天了。圣诞老爷呢，班吉。圣诞老爷。来吧，我们跑回家，暖和暖和去。”她抓住我的手，我们踩着明亮的沙沙响的树叶跑。我们跑上台阶，离开那明亮的寒冷，到了黑暗的寒冷里。毛莱舅舅把酒瓶子放回橱柜里。他叫了声凯蒂。凯蒂说道：

“威尔什，带他去烤烤火。跟威尔什去吧。”她说，“我过一会就来。”

我们到了火旁边。母亲说，

“他冷不冷，威尔什。”

“不冷。”威尔什说。

“把他的外套和套鞋脱掉。”母亲说，“说多少遍才管用啊，别让他穿套鞋进屋。”

“好的太太。”威尔什说。“你就这样别动。”他把我的套鞋脱了，外套的扣子解了。凯蒂说：

“等一下，威尔什。他不能再出去吗，妈妈。我想让他跟我一起

出去。”

“你最好让他留这里吧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他今天出去够多的了。”

“我想你们两个最好都待在屋里。”母亲说，“天会越来越冷，迪尔西说的。”

“哦，妈妈。”凯蒂说。

“胡说八道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她都在学校待了一整天了。她得出去透透气的。快去吧，坎迪斯^[1]。”

“让他也去吧，妈妈。”凯蒂说，“求你了！你知道他会哭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非当着他面提这事呢。”母亲说，“你来这儿干吗，找由头让我操心吗。你今天在外头够久了。我想你最好坐下来，陪他一起玩。”

“让他们去吧，卡罗琳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冷点也伤不了他们。记住，你自己要保持体力啊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没有人知道我多么害怕圣诞节。没有人知道。我不是那种受得了事的女人。为了杰森和孩子们的缘故，我得坚强点。”

“你尽力而为好了，别为他们操心。”毛莱舅舅说，“快走吧。你们两个。但是别待太久，听到没。你们妈妈会担心的。”

“好的，舅舅。”凯蒂说，“来吧，班吉。我们又可以出去了。”她把我的外套扣上，我们向门走去。

“宝宝套鞋你都不给穿上，就这么带他出去么。”母亲说，“家里要来这么多人，你要让他害病不成。”

“我忘了。”凯蒂说，“以为他还穿着呢。”

我们又折了回去。“你总该动动脑子。”母亲说。你就这样别动。威尔什说。他把我的套鞋穿上。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得多替他想着

[1] 凯蒂的大名。

点。” 跺跺脚 威尔什说。“过来，亲亲妈妈，班吉明。”

凯蒂把我带到母亲椅子前，母亲用手捧住我的脸，然后把我抱住。

“我可怜的孩子。” 她说。她松开手。“你和威尔什好好照顾他，亲爱的。”

“好的，妈。” 凯蒂说。我们往外走。凯蒂说，

“你不用去，威尔什。我带他一会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 威尔什说，“这大冷天的我才不平白无故跑出去呢。” 他继续走，我们在厅里停下来，凯蒂跪下，搂着我，她冰冷而明亮的脸跟我的脸贴在一起。她身上有树的气味。

“你不是可怜的孩子。是不是。是不是。你还有你的凯蒂呢。你有你的凯蒂呢是不是。”

你就不能把嘴闭上，别这么哼哼唧唧流口水了，拉斯特说，这么吵吵嚷嚷的，你就不害臊么。我们过了马车房，马车在那里头。它装了个新轮子。

“上去吧，快点，老实坐着，等你妈来。” 迪尔西说。她把我推进马车。T. P. 抓着缰绳。“我不明白杰森咋不去弄辆新马车。” 迪尔西说，“这玩意儿你们这样坐，总有一天会散架的。看看这些轮子。”

母亲走出来，拉下面纱。她拿了一些花。

“罗斯克斯在哪儿。” 她说。

“罗斯克斯今天胳膊抬不起来。” 迪尔西说，“让 T. P. 去赶也没事的。”

“我怕。” 母亲说，“照我看，你们一周给我腾出个车夫来赶这马车总行吧。老天知道，我这点要求不过分吧。”

“您跟我一样晓得的，罗斯克斯的风湿病这么厉害，不能多干活，卡罗琳小姐。” 迪尔西说，“您快过来，上去吧。T. P. 和罗斯克斯一样好把式。”

“我怕。”母亲说，“宝宝也在呢。”

迪尔西走上台阶。“您还叫这家伙宝宝啊。”她说。她抓住母亲的手臂。“这么一个大男人，都跟 T. P. 差不多大了。上吧，如果您想去的话。”

“我怕。”母亲说。她们走下台阶，迪尔西扶母亲上了车。“也许这样对我们所有人都最好。”母亲说。

“您这么说羞不羞啊。”迪尔西说，“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光靠一个十八岁的黑鬼，哪能让‘女王’跑起来呢。它比他和班吉加在一起还大呢。你可别跟‘女王’乱来，听到没有。T. P. 你要是不顺着卡罗琳小姐心意赶车，我就让罗斯克斯收拾你。他可不会手软。”

“好的，妈。”T. P. 说。

“我知道会出事的。”母亲说，“别哭了，班吉明。”

“给他拿枝花。”迪尔西说，“他就想要花。”她把手伸了进去。

“不，不。”母亲说，“你会撒得到处都是。”

“你拿着。”迪尔西说，“我给他抽一枝。”她给了我一朵花，手又缩了回去。

“现在走吧，让昆廷瞧见又要跟着去了。”迪尔西说。

“她在哪儿。”母亲说。

“她回屋和拉斯特去玩了。”迪尔西说，“走吧，T. P.，就按罗斯克斯跟你所说的那样去赶吧。”

“好的，妈。”T. P. 说，“跑起来啰，‘女王’。”

“昆廷，”母亲说，“别让它……”

“那当然。”迪尔西说。

马车在车道上吱吱嘎嘎颠簸着。“我不想走，把昆廷留下。”母亲说，“我最好不要去，T. P.。”出了大门，车子不再颠簸了。T. P. 用鞭子抽了下“女王”。

“悠着点，T. P.” 母亲说。

“得让它跑起来了。” T. P. 说，“让它醒着，挨到我们回马车房再说。”

“掉头。” 母亲说，“我不想把昆廷留下。”

“这儿掉不了头。” T. P. 说。不久，路变宽了。

“这儿掉头行吧。” 母亲说。“好吧。” T. P. 说。我们开始掉头。

“慢点，T. P.。” 母亲说，手抓住我。

“我总得把头掉过来啊。” T. P. 说，“吁，‘女王’。” 我们停了下来。

“你这样会让车子翻掉的。” 母亲说。

“那您想怎么办。” T. P. 说。

“你这样掉头我不放心。” 母亲说。

“起来，‘女王’。” T. P. 说。我们继续往前赶。

“我只知道要是我不在，说不准迪尔西会让昆廷出什么事呢。” 母亲说，“我们得赶紧回去。”

“跑起来，‘女王’。” T. P. 说。他又用鞭子抽了下“女王”。

“悠着点，T. P.。” 母亲说，手抓住我。我能听到“女王”的蹄子，左右两边明亮的形体顺滑平稳地掠过，它们的阴影在“女王”的背上流淌。它们像车轮子明亮的顶端一样掠过。然后一边没有了，只有个高高的白柱子，有个当兵的在那里^[1]。但在另一边，风景继续顺滑平稳地掠过，只是有点慢了。

“您要干吗。” 杰森说。他的手插在口袋里，耳朵后夹着一支铅笔。

“我们去墓地。” 母亲说。

“好吧。” 杰森说，“我不想拦您，是不是。您找我就为这事，就跟我说这个。”

[1] 镇广场上南方军队士兵的雕像。

“我知道你不会去。”母亲说，“不过你要是去，我会感到安全些。”

“有啥不安全的。”杰森说，“父亲和昆廷又不会伤害您。”

母亲的手帕放到了面纱下。“别这样了，妈。”杰森说，“您想让这倒霉傻子在广场中央嚎啕大哭不成。赶路吧，T. P.。”

“跑起来，‘女王’。”T. P. 说。

“这都是报应啊。”母亲说，“不过我迟早也会走的。”

“好了。”杰森说。

“吁。”T. P. 说。杰森又说：

“毛莱舅舅给您开了张五十块的支票。您打算怎么用。”

“你问我干啥。”母亲说，“哪还有我说话的份。我尽量不让你和迪尔西操心就是了。我也是过不久的人了，然后你就……”

“走吧，T. P.。”杰森说。

“跑起来，‘女王’。”T. P. 说。那些形体又流动起来。另一边的也开始动了，又亮又快又平滑，就像凯蒂说我们要睡觉时那样。

你就是好哭鼻子，拉斯特说，就不害臊么。我们过了牲口棚。马厩的门都开着。你没有小花马骑了，拉斯特说。地面很干，很多灰尘。屋顶在往下陷了。斜斜的洞口下，黄黄的光在转着。你要去那里干吗。要是球飞过来，还不把你脑袋砸掉。

“把手插口袋里，”凯蒂说，“不然会冻坏的。你不想圣诞节把手冻坏吧，是不是。”

我们绕过了牲口棚。大母牛和小牛站在门内，我们能听到“王子”、“女王”和“神奇”在跺脚。“如果不是这么冷，我们就可以骑‘神奇’了。”凯蒂说，“不过这么冷，也坐不稳的。”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小沟了，那边冒着烟。“他们就在那里杀猪呢。”凯蒂说，“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打那儿过，看看他们忙。”我们走下山坡。

“你要想拿信，”凯蒂说，“可以拿。”她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放

到我口袋里。“这是个圣诞礼物。”凯蒂说，“毛莱舅舅想给帕特森太太来个惊喜。我们得亲自交给她，不要让别的任何人看到。你马上把手好好放口袋里。”我们来到小沟边。

“都冻住了。”凯蒂说，“看。”她把水面的冰打破，拿起一块贴我脸上。“是冰。可见天多冷啊。”她扶我过了沟，我们向坡上走去。“我们连爸妈都别讲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。我想这对爸妈和帕特森先生都是惊喜，因为帕特森先生给过你一些糖果。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帕特森先生送你糖果的事吧。”

有道围栏。藤子干了，风从中间吹过，哗啦作响。

“就我不明白为什么毛莱舅舅不派威尔什来。”凯蒂说，“威尔什不会讲的。”帕特森夫人朝窗外看着。“你在这里等着。”凯蒂说，“就在这里等着。我马上就回来。把信给我。”她把信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。“把手插口袋里。”她手里拿着信，爬过围栏，穿过那些褐色的沙沙响的花。帕特森太太来到门口，打开信，站在那里。

帕特森先生在绿色的花丛里砍着。他停下来，看着我。帕特森太太从花园那边一路跑过来。我看到她的眼睛时，哭了起来。你这白痴，帕特森太太说，我叫他不要再单独派你来嘛。给我。快点。帕特森先生拿着锄头，快步过来了。帕特森太太身子探过围栏，手伸过来。她试图爬上围栏。把它给我，她说，把它给我。帕特森先生爬上围栏。他接过信。帕特森太太的衣服挂在围栏上了。我又看到了她的眼睛，于是向坡下跑去。

“那儿除了房子啥也没有。”拉斯特说，“我们去下面水沟那边吧。”

他们在小沟那里洗衣服。有个人在唱歌。我能闻到衣服在抖动，有烟从小沟那边吹过来。

“你就在这下面等着。”拉斯特说，“那上面没你的事。那伙人会揍你的，准会的。”

“他想干啥就干啥吧。”

“他哪知道他想干啥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他以为自己想去他们打球的地方。你就在这里坐下来，玩你的吉姆森草。真要看什么，就看那些小孩子在沟里玩吧。你咋就不像其他人一样规矩一点呢。”我坐在岸上，他们在那里洗衣裳，蓝蓝的烟在上升。

“各位看到这里一个硬币没有。”拉斯特说。

“什么硬币。”

“我今天早晨在这里的时候还有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不知丢哪里了。从我口袋这个洞里掉了。我要是找不到，晚上就没法看演出了。”

“你哪儿拿的硬币，小子。趁人不注意，从哪个白人口袋里摸的吧。”

“从拿的地方拿的。”拉斯特说，“我拿的那个地方硬币多的是呢。不过我得把丢的那个找到。你们有谁看到了。”

“没空想什么硬币。我自己还有事要忙呢。”

“快过来，”拉斯特说，“帮我找找吧。”

“他就是看到也不认识，是不是。”

“他一样可以帮着找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你们今晚都去看演出不。”

“别跟我说什么演出。我这一大桶衣裳洗完，怕是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”

“我敢说你会去的。”拉斯特说，“我敢说你昨晚也去了。我打赌，等那帐篷开了，你们全都会去的。”

“我就是不去，别的黑鬼也少不了。昨晚就这样。”

“黑鬼的钱和白人的一样好使吧，我估计。”

“白人给黑人钱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，弄个剧团过来，就能把钱全赚回去，这样黑鬼们又得去干活。”

“你不去看演出也没人逼你。”

“是没有。估计想都没想过，我估计。”

“你咋这样跟白人过不去。”

“也不是跟他们过不去。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。我没空想这演出。”

“演出上有个人能用锯子弹调子呢。就像弹班卓琴。”

“昨晚你去了。”拉斯特说，“要是找到硬币，我今天晚上去。”

“你要带上他吧，我估计。”

“我带他。”拉斯特说，“你想想，他要是嚷嚷起来，你以为我喜欢守着他。”

“他真嚷嚷起来，你咋办。”

“我拿鞭子抽他。”拉斯特说。他坐下，把工装裤卷起来。他们在小沟里玩起来。

“你们几个找到什么球没有。”拉斯特说。

“就别吹牛了。我想你还是别让你姥姥听到你这样讲话。”

拉斯特下到他们玩的沟里。他沿着河岸，在水里找着。

“今天早晨来这里的时候还没丢呢。”拉斯特说。

“你是在哪里丢的。”

“就从我口袋这洞里丢的。”拉斯特说。他们在沟里找着。然后，他们都站起来，停住了，接着又在沟里拍着打着。拉斯特找到了，他们蹲在水里，透过灌木丛看着坡上面。

“他们去哪儿了。”拉斯特说。

“看不到人了。”

拉斯特把硬币放进口袋。他们下了坡。

“有球滚下来没。”

“应该在水里吧。你们几个小子看到或者听到没。”

“没听到有啥滚下来。”拉斯特说，“听到那边有什么东西打到树了。”